

宗子相集卷之八

門人

趙秉忠  
王同讚  
陳學麟

鄭應齡  
蕭時中  
黃其暉

謝春  
魏廷言同校刊  
王葵

書部

報子與

使來既疆起書卷題短札與之投筆危坐今昔並起  
懷我二三兄弟懽恮狂語佳話奇篇一一盡為涕泪  
我輩情深盖自天地以來一溝耳二君日遠猶得蚤  
暮半途忘其離索獨使我日折腰諸貴人前鬱上之  
懷誰與為語生非金石堪此侵錄足下念我至甚何

以策我稱病掛冠長裘短笠訪足下於天目之東因  
而西遊白鹿而與矣生策之上也其次則外補一一  
暫為妻芻餽粥計又不然則仲連有蹈海之節僕將  
躡齋而從焉情長塗短輒為足下效其區上足下其  
憐察之

再報明卿

子與行儕病題數字往報投筆淚灑不知所云及使  
婦奉七日手書啓封黯淡至不能卒讀足下以郊行  
不見僕為恨豈知僕當是時乃橫上不知足下去也  
足下去尚得子與一二晤言今子與又去矣孤坐而

悲萬念並起躍馬出署竟復何之或有美饌名醪  
之誰待鬱抱日起孰為宣之驚人佳句其誰誦而歌  
焉俯仰傷懷寸心萬折既而自解僭使僕與二三子  
隔千百世而生如左馬李杜者則亦何得二三子以  
為權乎且長安中貴人不少吾強以二三子視之亦  
胡不得而惟二三子是思也則輒自覺其欺為悲真  
甚耳足下與子與並醉而南離情日損獨子與念吾  
病恨足下不見之也所為贈足下行者文一長歌一  
絕四二君共之稍得病思佳即為綴報何敢忘之乎  
足下亦何得亡言也我輩既不得握手則時上治書

相報庶慰長飢

報元美

白雲握手恍若夢賸晨驅草露中不復省作何語既  
別弥月不得足下起居消息甚念時遇舊吏于塗立  
馬訊之及待疏人來得手書始知久滯河間牘也觀  
中三詩極壯極苦好就廢似應馬遂真可動千秋之  
感南寇日急吾揚已燼今復窺邠則東之百花洲易  
耳僕即歸耕何地乎且快意者昨

大解僕語

即不得百花洲載之五湖靡不得也足下謂以十年  
盡人間游履吾不能從吾

卧游耳那使君既已

報使以薦剡未數不得乞太夫人恩除書消息全未  
其使謂其主已函矣具而東豈遂有拂衣念足下幸  
彊留之為太夫人德粥計也且人生五馬日把書卧  
齋閣中何苦哉二生鬱七兵革間吳已從陸入楚徐  
卿尚裴回江淮耳僕近頗厭近理專精漢魏所贈足  
下者姑俟把袂時致之七月之末可得返轅否僕將  
焚香白雲以待焉白刺之惠何辱厓念乎

報于鱗

吳吏至奉五月四日手書知足下會二子於清源道  
中二日始別又讀所為贈明卿詩即此語豈不令

鬼神妬也吳生之謫固足下波及矣王郎昨至碧雲  
召我我不得出邀會于白雲觀中握手悲歡恍若隔  
世其所不諧于除日者其說深也我輩他日當不減  
異俗卿差薄耳日望足下續書不得乃先得手書大  
慰南檄日急群吏無狀乃儘我揚百花洲上鷺鷥  
羅恐為戈鋌所苦矣即去安歸乎太夫人七恙郎君  
日有六且蔡姬日奉卮飲帳中也足下自愛

報于鱗

使者上殿最既辱書又辱之既足下何勤念我也使  
者為僕言足下已函寒具而東意不能須臾待僕心

折此語矣僕之游諸貴人也諸貴人目攝之日謀中  
僕并中僕之游僕則甘心二三子何罪焉足下之不  
遷累言之則姑累應之已乃竟不遷也每一念至輒  
怒髮上指冠唯有裂冕而逃以謝足下耳元美語我  
七月當與足下登太行白雲莽互山川颯搖二子慎  
之徐吳二君塗中累札慰我冠大入懼未渡江也蔡  
姬亡恙暝甚加以風雨一笑一笑

報于鱗

使者來讀十二禮詩怒髮指冠而君何得乃爾是夜  
命楚姬奉卮展楮章七綴之星辰亂落題曰獨酌李

不使兩生獨擅于載也元美遺僕書謂僕當決漳河  
灌襄國欣然有當於鄙心太行久為足下所苦今西  
而秦則二華更復生愁日者地拆山裂黃河人立得  
非足下消息先傳乎僕當為足下賦太行二華兩篇  
以報之恐風電起輿中驚恐使者使者且留先馳一  
驛往報足下當展覲桑梓則欲遲足下西湖之上能  
為我迂纏乎采消之辱吾已命楚姬佩之願何以報  
蔡夫人也

報元美

先數日子鱗遺我十二體書讀之血氣俱動不意二  
君相逢作此奇事及使來又讀佳篇則章上甚也直  
湏決滄海黃河波濤人立令足下不得東于鱗不得  
西始為快耳僕即不得從而吾遊亦賦十二體命曰  
獨立詩成舉白命美人歌之不減兩君並庖也于鱗  
竟得代斬入秦即吾黨不假此始重顧此物非吾黨  
得不可耳足下既已完牘則除書當繼李而下二君  
且得漫游獨使僕折腰群貴大無佳惡足下何以教  
之

又報元美

昨具報言以待使者使者不來遣問史鴻臚家乃知

已去足下謂我何執大恨大恨使者後至則足下既  
已抵通輒擬匹馬而東則又裴回中輟相去四十里  
耳而乃不得握手則復令何時乎聞諸道路則有謂  
足下可復命闕下以需內次者極知非足下意足下  
何以應之謹遣一介之使敬問起居既離通則當謁  
大司馬轅門擁三姬醉眠耳昨為羅生一啓尊公足  
下其為我謝不敏也

報王司馬

明公久勞鄙鉞臣宜時遣一介以問起居乃以開府  
嚴肅慎不敢遣願其心甚矣會大兄新拜憲命方欲  
介此以上壽明公嚴裝未發乃明公先寵命辱之蒲  
伏啓函慰諭殷篤金幣璀璨灼祇以驚悚明公念家大  
人世講之誼而儼然有錫于賤子賤子敢不拜命謹  
北鄉再拜而受之先附一言於使者以謝別有恭申  
唯明公諒焉皇悞

報元美

長安中大雪憶吾與明卿並馬衝泥從足下飲也真  
夢中事耳足下偃卧旅臺北不得問安尊公西不得  
舊侶則足下之情奈何書來把讀泪淫上下也此中  
見足下不遷日口我輩不知當竟作何狀然五歲之

興日益勃上不大苦也家君昨得新命此僕所  
急者今即掛冠亡恨矣尊公得足下為子反累乎明  
卿既已赴白鹿子與至姑孰稍有二書比來詩思大  
強又得肖甫書知入閩即返公實莫軸竟至浮沉九  
原其將謂何其集併常集寄覽使者昨方持尊公軸  
來一二日間即書之足下九騷寄我至望至望

報元美

自與足下別白雲中憤懷竒思若礪石崑崙隘上高  
也決意得足下一面為足下剖破之盈上滿頰而晨  
得足下書乃知為尊君峻辭往去天乎天乎失此不  
勝更得何時握手也是日走馬向人遂憫上不能作  
酬答語助甫者即九一氏其人已不肯作逸薛酒酣  
放筆頗自雄竒索居以來得此甚慰連日讀足下詩  
沾上喜也馬上授數語健兒以歸既相見無期則時  
時治書寄我使我握書聊慰飢渴歲寒自愛授筆軫  
情

○報元美

僕聞古者有遠行則其與游咸有贈賂以結永好足  
下被繡扼旄提兵千里其為故人光寵甚厚不可亡  
贈夫足下所督戎者故齊地也其俗僇悍猶推埋作

奸群邪數澤譚王道者病之足下往矣得以憲章從  
事取象于物惟牙性為能觸邪故贈君豸衣一襲夫  
群邪所自邪也亦自上之約束為之不束之而遽收  
之是謂不教而後非聖謨所貴君子之束人也必先  
自束其身故贈君腰帶一束自束束人矣猶有不若  
者則付之三尺以彰國威以警足下之明信故贈君  
古劍一口明有豺狼齒有冠帶無不靡之矣此數物  
者不足以當足下顧于鄙人之心猶區區焉敢再拜  
以獻足下唯足下同之

報元美

日夜遲足下報章及使來則足下乃以絨金遺我即  
感足下之愛顧不及一語深也足下豈為我執一語  
或以庭懼奪之上東門時得一歌之未遲也日所云  
某上者所謂異方之樂令人怵怛蓋悲之非喜之也  
上蔡張君九一其人大奇昨讀我古劍二華篇遂作  
數十奇語令人留目晚得斯人羞慰寂寞渠知足下  
取道東城約我聯騎出訪足下湏有以待之連夕為  
諸子彊去作餞酒間所得數幅足下讀之訪足下東  
城時意欲與足下刻燭作數百佳語始別第恐別有  
櫻弁者來奈何鄙人湖上雜言二十首足下昔曾疑



否張君乃能為我和之茲寄覽為渠作贊使者文極  
短題往謝餘悰千萬統俟握手

報肖甫

鄉携二三子游足下至驢也足下而去實勞我心春  
中王徐各使吳且罷為從事以南長安中遂不能出  
片語矣憶足下登武夷羅浮南窺大海吊梁生之廬  
而綴其遺文以歸時上快之不意足下乃奉尊君諱  
返蜀也則吾數人者鈞窮途矣足下讀禮之暇上綜  
千古采其英華時復濯錦江之波登巫峽之巔揖杜  
甫草堂而俯仰焉則與二三子飲燕市中何殊也王

生近遷齊憲視戎事徐卿留滯江南而明卿雖適乃  
能日抱白鹿卧獨使僕偃蹇時氛鬱亡賴行將拂衣  
長往南游吳楚西窺巴蜀訪足下之廬為十日之飲  
足下其飾卮而待焉使者歸因授一言以報道遠情  
長臨楮軫結

報子與

別來半載僅得足下一紙每啓函輒泪淫上下七月  
間緘一書數詩松江舊吏往候足下雖在姑孰計亦  
能西來相見矣讀足下諸篇悲壯奇爽大快人意每  
一相思輒為披弄則亦稍慰于鱗竟得聞中掾王生

大不愜于貴臣幾禍已乃差解得戎使去足下雖困  
刀筆乎孰與明卿困每一念至則欲裂冠而走我輩  
數人大不理于貴臣之口恐足下與僕俱不免作吳  
生狀也其說頗長不欲為足下誦之恐足下大恐昨  
為足下賦金山大自竒侍古劍二華匡廬諸篇僕之  
為諸君作語至矣非諸君顧不足當僕語也足下登  
金山月明酒酣取僕語歌之當得山靈夜泣孫張諸  
豎子敢以庸詞辱此山乎

報元美

足下駐通只尺耳乃不得單騎往候千里命駕真人  
如何愧矣愧矣粵掾決意足下乃更他得之黷然必  
折我輩本不宜復預人間事即于鱗稍伸已不免忘  
者之口直須散髮漁樵庶人已亡病耳昨得明卿八  
月二日書既已抵家一月其新詩慘淡殊可念也足  
下以詩為司馬公憂恐司馬公見我輩詩生怒是以  
屢作復輟今方入構即寄足下置之足下在通更得  
幾畫謹遣一介往候不腆之儀幸命膳者收之

報元美

冬間得足下一書知東事甚悉使者竟不至未有以  
報僕已遂為閩吏矣僕遂不難拂衣第以大江以南

天台武夷素履意想者亦何可不目倘有登霞茹芝者乎即脫屣而逝耳昨會太宰公稱足下非謂一身杞慮也行間辱尊公賜訊兼惠之夫廩愧負長者幸為我謝焉今已放舟南下秋中方得渡江足下向負我詩今武夷者亦何辭也川塗逾遠音告頗艱願為斯道自愛于鱗處倘有便札其致區上冗極不盡前悰東望於邑

○報姜使君

往歲幸奉干旄足下觴我西湖之上二日論心便足千古使僕耳目駭唯入如登崑崙閭風從群仙遊也舍

嘆而北未幾即聞拂衣僕往從無繇日增太息每見縉紳先生談人倫之高致必首足下至於吾黨猶數數焉自王道陵夷士風日隳世之學士大夫命視簪組仇過泉石一聞足下之風不笑其迂輒議其狂然未嘗不矍然驚赧然愧也則足下所為拂衣高蹈雖若忽然于天下之蒼生其足以愧夫沉溺于富貴而不知返者功偉矣功偉矣昔潛恥折腰五斗賦歸去來詞萬古嗟誦焉即足下所為文辭詩歌何莫非歸去辭也則潛以來足下一人而已嘗欲為足下賦繼潛之篇第以身游塵中乃作塵外語是下展筆心愧

揮翰屢撥又以佳稿三快金石同渝恐托非其人有所遺悞日月云邁遂至於今願所耿上于足下者未嘗一日去念也貴鄉人來輒問起居咸云足下謝客高卧經歲閉門僕則以為足下將上采千古旁綜百家玄草時抽丹書日揮俯仰宇宙何所不得哉鄙人慙負足下不能先時掛冠今遂為閩吏矣鄙人不難長往獨念大江以南名山大川賢人隱士神仙靈異皆生平神遊未覩者亦欲假此以酌宿抱行當泛西湖登會稽窺禹穴入天台鴈蕩以及武夷順江而下則先訪足下之廬因與足下尋匡廬之白鹿撫洞庭之蒼梧南泛瀟湘西窺巫峽然後傍帝子之高閣訪彭澤之故墟結廬而隱以畢愚志胡不可也足下其有以許我乎今當發舟而南因緘數語托萬考功轉訊行長詞簡不盡區區願言自愛以慰飢渴臨楮無任悵結

報子與

郵使歸凡再題尺疏往報重之片詞書來乃責我疎達豈使者俱化為殷生耶毋怪足下怨苦也僕昨移書武夷君日遣白雲候我當事者重違其意乃出僕恭議閩藩明月南呼黃鶴來問恐山中之翠珮

矣朝觀朝牒足下乃又出守汀州豈亦武夷君意歟  
名山久埋沒羣公句中萬古精靈待我二子足下八  
月遲我若雲之上登天目泛西湖然後懸舸而進豈  
不可也李王絕無消息明卿時有書來乃得高卧自  
鹿竒矣竒矣僕已勒馬待發口授數字往報握手有  
期不盡覲縷

報明卿

所往訊尺書足下已讀之不僕今逐為闕吏矣斷不  
能拂衣者不分足下獨擅匡廬亦欲登武夷之巔庶  
其有餐霞茹芝者乎則吾將脫屣而從焉為裝將登  
任司理携足下書來開函讀知足下果坐五老家中  
騎白鹿走也既而讀諸篇雄渾悲壯當與廬山爭高  
已又會宋柱史大稱足下吏隱雅度不為此官所苦  
足下豈僕所稱東方先生哉僕已放舟東下秋末渡  
江若越氛未靖則當徑赴九江與足下踐烹鹿之約  
足下須豫作武夷之歌以待我不然我當驅五老而  
南今足下落莫無主也此行得足下高篇復得子與  
屬吏之差足快意舟次数語托劉武庫轉致握手有  
期願言自愛

報吳峻伯

自王吳諸子去國耳目久廢得足下再至為我起之  
握手以來無閒日夕停盃展翰投筆高歌金石琳瑯  
紛然四座奇句險語驚絕今古萬象爭趨三才失色  
風雅以還鮮見其儔矣造物忌甚鄙夫富之故人憐  
我時上召我為別偃蹇流涕之人無所比數然而神  
遊八極心雄千古此足下所知即使重之放逐愈益  
助我長往耳將發之夕寸心欲裂展筆數千韻皆從  
涕泪中來他人讀之靡不悲絕况我兩人哉花下停  
觴使成萬里含凄東馳滿目搔落回睇金莖白雲障  
之數日即聞東魯之命輒為慰喜非一學掾便足為

足下重得假此聚首廣陵天目之間殊一大快耳刻  
下解纜吏婦授數語往謝足下既出助甫益孤其將  
謂何祈為斯道自愛臨楮於邑

報張助甫

鄉者從二三子游以為大快矣不謂又得足下山陵  
數語便足千古握手以來胡霜朔雪青山白雲日日  
候吾几席一呼不至則怒目而叱咤之俾之亂趨倒  
走蓋自風人以來上下數千年所未覩紀者今日之  
別蓋造化忌之美武夷之命下雖不得足下日談之  
知足下日日念我也紫荊握手別遂隔河山言念離宗

徒有悲嘆鄙人歎霞念切紅塵計疎歸請家君備述  
五岳之志則武夷天台之上有丹竈在焉朝握黃麈  
暮餐綠雪足下能早遂初服則僕將遣白龍而候之  
浮世紛華已盡耳目即使白頭于此亦何佳况草木  
同腐壯士恥之故人知我當不訝其言之迂也更婦  
尺指往報不盡區區世路風塵強飯自愛

報伯倫

僕海上之鄙夫也足下忘其鄙而俯意交之其所與  
朝夕者即手足亡殊矣外逐之人無所比數足下且  
儼然有骨肉之憂乃又自忘其憂而屢念鄙人者至  
數也匹馬臨岐花前斗酒語泪交下茫茫宇宙寧復  
幾人哉含惻東馳寸心萬折回首薊門雲霄漸遠是  
夜就枕猶與二三君子把酒徘徊覺而悲之忽奉手  
教握讀沾巾愈不能堪矣逐臣遷客何代無之且人  
之有所中于鄙人者其人必與鄙人殊也足下置之  
尊君擅采藝林標名千古僕何能贊詞願所承命于  
足下者不敢忘也倘得附名大賢之末以垂不朽則  
鄙人亦何幸焉屢辱解衣缺然未報佳紵遠惠併及  
荆陋通家之愛何以堪之使旋尺楮布謝不盡下悵  
前途再為緘報臨楮於邑

報高伯宗

僕不敏幸得執微藝從諸君子游足下忘其鄙陋而  
俯意下之青燈白雲一語千載矣世事相迫遂令分  
袂足下不忍別我存三四知己于中堂而飲食之把  
酒放歌言上下泪知故人寸心萬折含涕登輶悽惻  
無已每一相憶輒取佳章歌之既黯然悲也已又瞿  
然以慰即使僕長棄林莽亦豈敢一日而忘足下之  
教哉今已發舟川塗漸遠言念惶悚惟有悲嘆寸楮  
代謝聊布區區

報白伯倫

頃接數語使者往報不盡區區解纜而南春水正  
綠葦葭揚柳夾道相迎散髮高歌舉觴自快恨不與  
故人同之又念高誼輒又黯然罷歡矣幾兩旬始達  
清源開水甚濶而家君適有書來日夜候僕一面始  
之留都以此孤騎先馳小舟賤眷徐往令僕二人則  
謹勤篤屢以刀剪之後勞之蓋如事其主矣尊公佳  
稿袖之輿中讀之至徐可得卒業踈淺不能深窺然  
不敢不效其愚也魏生善書馴謹事僕一年未嘗聞  
其一語僕真不能置之况既留用幸賜寬恕如何臨  
發草草布俟



報元美

鄙人發京時留一書數詩史鴻臚轉報當不至作殷  
生然也方渡淮島夷環至自戈戟中一覲老母即日  
夜從諸父老負矢石坐睥睨而賊從揚寇郵已又寇  
實應縱火燒千萬家風烟亘天連十日不滅孤城只  
尺如坐甕中此其抱怍上怔上難制矣賊幸大掠徑  
東方問抗軍而健兒乃又持足下手書聚啓函大笑  
樂已又讀放歌行辟則太華諸山突起几席蛟龍太  
呼風雨驟至非鄙人當之幾至顛倒足下別後乃作  
如此奇怪而感懷諸篇悲壯慷慨一言一淚使後世  
讀之其謂此時何也塗聞北鄙警甚為尊君作苦北  
自百年恒跡乃致峻責固足下遺之矣昨觀災詔令  
人驚恐誰其召之獨遺主上之憂孤臣萬淚無地可  
著聞文至為言秦三月勁夷二千直抵閩省焚千家  
滿載而去乾坤生事竟作何狀鄙人稍上可舟即渡  
江一親家君便束衣南下川塗隔絕音告漸疎所幸  
者朝夕予與及武夷諸君不大落莫于鱗稍足自慰  
明卿久卧白鹿洞中書來意氣更可憐耳使者促歸  
且方寸中俱為群盜所據不得出片語往報耶爾  
申謝放逐之人何可稱賀遠謝故人紙增太息

報白伯倫

暮春握別便迫深秋言念舊游我有悲嘆數月間里舍僅與岳寇周旋烽燧戈戟日悚耳目入秋移疾江上心稍上定矣始得奉令先公集環讀之碑則涉瀟湘對明月冷冷灑灑上暢心也輒用綴綴志之其不可讀者拙矣已綴數語何有于先公顧於鄙人憐才之心稍致區區焉原草四帙謹函付使者以歸秋風高厲強飯自愛赴闕意甚蕭瑟家大人彊之理棹南矣故人亦有念遠人則時賜片語訊焉

報施負外

春別幾何便暮秋矣每憶故人省署遊朝夕煦也則柰何不悵情哉五月返廬羣盜環驚之入秋始得理楫南渡意蕭瑟甚也非知己如我兄者不敢聞以此言江上幸晤黃師舊役王經者北附尺楮以訊經慎人也用之當不負委託弟行矣奔走所不敢辭唯兄丈念之北望金莖無任馳結

報顧一丈

聖髻侍誨誼並金石長安繫馬芳草醉人握手胡床舉白引滿便宛然如從公武陵遊也自公挈毡而南遂使數月惘惘昨奉手書大用懽慰我公負金馬才

暫屈之此且得與羣豪共研大業出而眺中嶽俯大河悲伊洛之長往慨北邙之多以則寄之雄詞以志偉勝斯司馬之壯遊而古今之極盛也我公何感焉鄙人縻祿恒抱忤時之慨故人知我何以為教梁明府將南鄙人親詣其家備述我公德業刺上不休知此公不負斯語矣

又

冬初具寸楮托梁明府報入省遣發而梁之車馬晨馳矣吏復持歸令我悵息浮沉筭篋中竟無便羽顧所為抱悵者若蘼蕪被春日日長也我公不棄又以手書辱之而重之以詞啓封涉句感愧彌抱書中意旨勤厚佳篇詞逸情真統之可為隕涕至於諸篇之雄渾清麗則尤詞壇之上構也我公高才純德入世鳳麟固羣情快觀鄙人何力焉家君稍遷南曹鄙人尚竊微祿鈞辱遠念何可為報第迂俗之狀益多拂衣之念益切恐武陵春色暫當為我公作主取內人全無消息薄命固宜非我公通家至愛何以時塵筆石乎兩田旬間方到抱杖悵然念歲月之不留慨容髮之各變每念我公未嘗徘徊長想也

華陽一眺千古失色白雲迷人風雨颯搖山靈見好  
遂令分袂別後即稅駕白露洲上兩朔足下既去無  
可措語惟明月高雲青楓白鴈勸我開尊耳至采石  
得懷白十歌使白起而聽之未必戢心黃雀也蕪湖  
遇鳴野山人山人極道足下其人風采談笑殊可人  
意酒間立綴二章贈之此生狂生乃膽落矣道新安  
登嶺嶺萬峰亂插大快耳目日出嚴陵為嚴陵一賦今  
且至武夷足下與我談之此即我兩人郵也使去急  
不得作于鱗書足下為我致聲何可負我二華不酬  
也開府公小札幸托之健兒

○報李子藩

暮春握別便迫歲殘日月如馳良可軫慨秋抄渡江  
訪華陽登采石望謝朓之青山睇嚴陵之釣臺既而  
入延平眺武夷則諸高人之遺跡在焉便欲掃石餐  
霞關茅結宇長住白雲畢此玄業北望同心渺在萬  
里滿目江山祇生嘆恨小吏回足下幸然以華牘珍  
况辱遺之開函涉句黯然心折且備聞陳情之舉豈  
以山公雅度亦慕中散哉足下跡繫纓冕心在烟霞  
不特僕知之即天下之人信之矣茲請未遂豈羅浮  
武夷之間猶有宿業未洗也載披名籍章上驚嘆

膾炙為痛哉言乎鴟夷魯連之懷彼此同之矣咸與  
三章寄心高遠末章古健詞不渝心歌律諸什則並  
雲流霞布至所謂冥心卧崑丘寂照觀無始誠有懷  
乎其言也所幸者大人見諒若不以纓冕束其子有  
聞即欲掛冠近則華陽遠則鴈蕩雖不能著書立言  
藏之名山以待後世至於拂席白雲几扶明月歌淮  
南之桂葉佩湘江之蘭蕙則猶愈於逐逐折腰向人  
而不知止者也知足下之蓄以念久矣寥廓之期幸  
毋相負

報徐中丞

夏中還廬一意展覲干戈烽燧環起厄之頃之又謂  
家大人于金陵江上淹留遂迫南邁登龍之頤既孤  
尺鯉之書復缺長者其將謂何願僕之念深矣久聞  
莽上幸令公子日教之且垂念通家意殷上厚也清  
才雅度欣然有當於諸大夫之心僕則何為唯不忘  
明公之盛德而使諸大夫知明公之有子也庶慙鄙  
心矣謹貢素牘因令公子以聞倉卒未有以效尺寸  
唯明公為蒼生加愛

報子與

崇安之使最授之教語昨又小城置郵牒中

折腰意氣都盡方咄上齋閣中又讀足下語然內  
折昔我二三兄弟在長安時停盃賦詩何曾有一日  
別乃今飄零偃蹇散之四方李具經歲未通一書王  
生消息又半載斷矣即足下與僕又幸從事于茲且  
不得一圖握手也何問教子哉情難兼情難矣汀賊  
起督府且檄僕統戎而西今又遣僕便返檄足下何  
特東乎極令人飢渴別後豈無一語可寄紫牘中何  
可著此等語也幸早出之毋令元上不腆之儀非所  
以酬足下聊寄取上唯侍史內焉

報子與

歲晏迫歸竟阻握手計足下方躍馬脂戎何嘗不西  
望塵念也入春得郵緘知寇被創去足下英氣壯護  
軍來又辱二札兼以大賚念厚矣念厚矣願歲時例  
不敢內饋極不欲負足下高義又不能不為衆人耳  
目慮也輒歸之願心藏之矣其二臺約議亦當寇起  
時語今遁矣而督府又方急海鯨何暇西轅哉足下  
趨郡即手干鋌且國貧苦征調僕時為督府譚之督  
府為言何不宜從事此確語也而督府亦時上亟  
稱足下所諭當更為轉語天涯歲時大有江河之感  
白雲在吳公寺又復散屐秦齊汀楚之墟也奈何不

令元元執巡臺行有延汀之役而僕以職事共西暮  
春三月定得與足下高醉齋閣中破此積恨耳

報明卿

四月出薊留尺牘荒詞劉武庫郎中計楚騎日南可  
扣白鹿也今歲暮矣足下曾無片言隻字訊我豈忘  
我或夏中還廬災為岳奴所苦秋渡江過于與共醉  
華陽三月已又登燕磯眺鳳臺稅駕白鷺之洲呼月  
采石之巔西眺楚雲心旌飛越十月抵武夷掃石門  
蘿披歌長嘯青楓萬里白雲滿衣苦憶狂奴寸心如  
墜耳子與日坐烽燧中却有佳句元美贈我長語奇  
麗動人足下久負武夷詩不報何也吾將遣白龍而  
問之江上聞足下黃穉南康大令人生妬豈白鹿遂  
作君家物也昨有人言足下與王督學徧廬山游二  
美並藻江山生色可使遠人得聞乎貴鄉姚文學奉  
其蓋人北歸便訊起居更歎日僕與子與有顯使於  
足下其束筍草而待

報子與

數日而奉手書大喜無量兼得大篇二幅讀之凡懷  
二章奇偉卓絕元美峻伯德音諸篇更稱上乘矣足  
下方日手戈戟安得作此奇語非從抱壺西征則

稍緩停輟劍水之上西望汀雲有懷萬結所論戎事  
日為摠臺談之聖稱足下善為理也繕城練兵二者  
莫先之矣書史至稍上熟亦得願所為勞足下慮至  
深也持牒者歸先以附謝鄙言一幅聊答來美

報曹明府

公之南也僕蓋渡江有華陽之役矣及之金陵乃知  
公曾以使來取吳書也而念俱召帳不可言公非百  
里才也且星子又百里下其治蹟當炳上蒼赤矣吳  
公知公于僕為先輩行則必異目焉

報明卿

別足下日月頗遠願時上念之至於登眺江山雲霞  
葦互不得足下楚歌放之為念更深矣然足下坐廬  
山中即得五老白鹿日相酬酢恐未盡解足下語也  
則足下之念如何僕之入閩也日手戈戟從健兒游  
然坐卧青山差極快意予與相隔千里雖阻面譚郵  
書甚勤足慰離索獨足下與李王二子經年不得片  
言然二三君子豈容一日忘我哉昨貴鄉姚文學婦  
附尺牘荒詞往訊茲遣乃子與及僕顧使也敬問  
客楚妃楚公子起居亡恙其洞中詩自春以往者悉  
函授使者歸也即與足下枕石而醉不殊矣玉華一



篇用寄遠臆武夷片碣遲君久矣

報子與

西抵歸化去汀只尺耳乃以家念道歸竟阻握手謂  
何哉謂何哉足下解戎衣持杯酒與徐夫醉齊閣中  
也豈復有念鄙人鄙人顧不能忘情足下耳吳生之  
使先在順昌遣之歸昨途又值遂留以待勒啓到即  
可道矣篋筒片石聊寄遠臆足下倚醉而歌恐白雲  
莽互驚擾諸姬也督府公心最汀治口亦時上言之  
軍書微詰時僕正議事府中聊亦尔上非有他念此  
公竊達持大體即有急先發後聞可也待命而後從

華晏矣聞前盜俱已歸穴春中謀大舉一空之何如  
哉

報阮中丞

奔走以來凡所受至眷者心藏之矣日者抱閔報急  
及馳至郵則公已揚舫而去北望流涕余襟浪上時  
災兼急驅恨不得身代之聖明在上當遂表自利  
害禍福惟所命之臣之誼也公之講此舊矣又何俟  
乎僕之言僕之必言之者亦憂公之深也餘者僕難  
言之矣

報子與

塗中累札往報望日抵省即身冠揮戟四野破福清  
圍鎮東大將且南冠北去日從諸大夫抱關思足下  
碧雲洞真在天上正仗策臨戎使者持緘書至開讀  
之冷然濯我清風哉鎮東之圍益急而福清長樂惠  
安同安之間無非賊壘温州之賊七千餘今且逼福  
寧矣省中止廣兵二千驕不可使鄉戎者強則黨賊  
弱者善奔天下事不知作何狀耳汀雖有盜當不廢  
足下嘯歌使婦附報明卿書致廬山之使婦未

報子與

前二日平子之使便附

至乃知

足下之勞於戎事甚矣且足下空國而來使山賊猝  
起何以應之前督府下檄時急不可以請今稍靖矣  
當具言汀不可亡狀請罷其聰調二千如何昨所擒  
賊者咸閩卒也乃廣兵二千餘人日食省中驕不可  
制白日櫻市中婦女稍詰之則抽刃相向乃賊至又  
不肯發一矢也僕談斯事怒髮上指冠乃今觀閩卒  
成功百稍上番矣而歲發帑金蓋三萬可恨哉僕意  
言之督府請罷去廣兵而歲捐萬金練賴兵二千人  
成省其可恃蓋不下廣兵且延邵之間其悍夫猛士  
盡可兵也足下其以為如何

報于興

累表遠牘知足下之為閩慮至深也前使者以年書至僕即進言督府即傳檄汀兵還汀矣督府雖罷遣歸猶欲立之帥長亡事則農有警即舍耒而刃僕因極言汀不可一日亡兵兵餉復匱乃云非即欲餉之姑羈之耳且言二十石善為理也足下其竟如何哉武平報山寇復起信有之則汀何待焉吾輩既不能長驅中原欲馬河洛乃使持戈負矢周旋羣醜羞談之矣海寇大都多華人華人狡善詔夷福清之陷也蓋華人先其夷於睥睨間守睥者覩其夷也遂驚而

遂既陷華人乃又先之詭夷以獄此幣藏也夷遂呼其類數千人闢門以入見其纍纍然繫者以為守幣卒也詰幣金何在不得則縛而刃之乃華人已羣入藏中負其數萬金去矣夷窮亡獲遂環山而掠即賊絮腐括亦喜而內之囊中人言此何究而貪也不知華人負之矣及其敗也其俘咸夷華無一夫被創者華人亡論負其國乃又負夷今且各持其金驕其妻子沽酒啖肉嬉遊閭巷矣此何稱編氓哉為今之策先策華人夷可不策而定不尔者亂無已時也而策華人即僕亦固知策所從出足下胡勿詰其漁商者

誠是也但今之漁商者有司何能詰之詰亦亂不詰亦亂其意以為漁商者猶勞且費也不漁不商不勞不費持大刀走數十里便可得黃金數斤狎美婦人數十揚上而去我兵畏睨豈不愉快得意哉此華人之心即蘇張復出不能移易之矣而欲一有司召號之僕固知其難也假使諸曾司馬諸君復出不知亦作何狀足下所使代謁督府者僕命之察之羣屬咸無一人至者惟足下裁之吳生何詩寄我一讀

報太僕黃公

仲夏既望天牘薄將托宣城麻戶都寄候計只尺渡江矣夷亂甚千里塗絕幸天滅之乃我卒得以裂其躬沉之海中其獻俘者口紛紛也首城關門僕輩始得去矢石休衙矣知太夫人諸公子大恐急不得訊茲乃得謀一介之使少效區區我公南顧之懷得無日殷上乎請今釋之矣黃先生之便素緘申候客途曠甚惟公自愛不勝大願

報李于鱗

自鄙人去之聞上去年萬里亡論尺既難題即有辜思亦荒上汶上迷不識二華峰嶂也日覩仕牘知有代足下者乃足下遂謝病去則投牘而起太息歎日

僕故有去志聞足下去即起還內誠婦理裝會且  
急日夜負戈逐寇不得請然此心已落海岱間矣足  
下歸携王郎登日觀坐天門東關滄渤南眺閩楚帳  
仙人之後期憐逐臣之未返則蕭然有風雨之心哉  
明卿日卧白鹿不大落莫予與視邵戎馬者半矣鄙  
人明春幸不罷即亦上書自罷三四月間定得與足  
下握手長嘯醉蔡夫人酒耳曾君以徵兵入齊敬謁  
足下其端也請來秦草遺我向所贈足下二華之篇  
不可讀則已可讀則足下何能忘情於武夷哉太夫  
人公子亡恙謹再拜以問

報吳督學峻伯

自與足下握別紫微而南也日遲足下廣陵消息斷  
絕乃遂赴子與華陽之約然未嘗不談足下高雅至  
惆悵罷酒也足下停車泰岱觀周孔之故墟采管嬰  
之遺事且得近携王李遠睇蓬渤壯遊哉鄙人以往  
歲十月入閩即歷山海之役夏中負矢抱關凡兩越  
月不休衙矣今且護蒼梧軍三千以歸足下視鄙人  
何人哉而今乃若是鄙人即非忘情人世者願覩此  
正斗寔不勝其身稍過計利之期則題尺疏上求  
明主乞湖上扁舟以去二三子共坐日觀之峰待我

相與大醉十日作千百佳語因之短筇五岳不返矣  
足下以為斯事何如折腰奉懷教言聊以代酌

報王元美

入閩十朔矣僅得足下一書北風雙泪時上欲盡春  
中會子與汀州而明卿亦時以郵書至獨足下與于  
鱗相隔萬里言之痛心耳北塞烽高司馬公益大勞  
苦足下提兵東海千里盜息願不能亡北顧之憂也  
于鱗乃遂掛冠奇士哉奇士哉僕為鄉人疆之南至  
則日夜悔是日聞于鱗去輒勃上誠裝待發會曷寇  
急負矢抱關不可請今可明又迫計吏矣春罷亦去  
不羈亦去足下幸坐日觀諸峰掃片石待我也曾君  
選兵入齊幸足下曲賜周旋即部下健兒亦幸分之  
以解閩急使僕得以從容攜二媚出武夷無塗警者  
非足下明惠哉鄙言一章用寄遠情

報李吏部一元

性歲公上書言事時鄙人方竊伏草莽中也則已知  
時上嘆息之美後鄙人為郎居長安而公乃留滯兩  
越已又聞賦歸去詞焉世路多岐竟不得奉明公顏  
色而承其緒論固命哉固命哉偃蹇閩南遇曾子愛  
其奇氣踈鄙而深交之其以戎事行也因託鄙言以

寄遠臆鄙人不諧于世甚矣乃為五斗不即去今且  
去嵩山之陽能容我小築乎唯公有教言

報子與

歸自建安則有護軍之檄矣足下乃又以使來足下  
文顧不文乃令不文文哉重幣兼之筆毫又何說焉  
休沐信宿冒暑而馳宜怨不若寔以足下故奪之我  
二人握手碧雲洞時以為斯地無復會理今三月耳  
乃又得坐崑崙片石嘯咏也豈不尺作之合哉鄙人  
督蒼梧軍西也其人威虎而戰日夜憂之亡策唯厚  
勞其酋長酋長喜遂戢其下不敢掠塗然亦其塗之

人徒其鷄犬孳孳而內之他所故免足下幸傳檄塗  
屠者毋縱鷄犬不收母不能一時去其孳孳以為護  
軍使者憂也今將樂矣再五日入汀足下其勅徐夫  
人黃天目茗旂待我寄明卿二詩奇哉奇哉每讀足  
下寄吳生詩且佳且多恨不得作白鹿逐客也足下  
上計事歸問之趙伯趙伯云業已議汀大共入計矣  
悔不早言之賴府漳道成有留詞便須上書以請不  
得之此則得之彼僕亦以為免上計便蕭生幸即命  
之恐生他端為僕累也只尺不悉言

報子與

先是二日二健兒婦付之尺牘是時羣首戢不掠已  
發書乃聞其在順昌道中要葉氏姬於與中而羣辱  
之已又掠其髻金以去其姬名家女也媿觸石而斃  
僕聞之怒髮上指冠已檄從事廉狀以請其酋長亦  
恐恐待罪僕誠不能愛以一官而令匹夫匹婦之仇  
不報也為此星馳而西五鼓抵歸化目不交睫者兩  
夕矣蓋恐塗泯不即徙其孥孺難久故蒙至而坐徙  
之蕭生及從事來而辱書知足下之遲我深也僕即  
不念碧雲獨不念足下哉且羣酋不出瑞金僕之轅  
未可東也其勞軍諸例已具公牒中西報十日矣只  
尺握手心神飛越

報顏使君

夜月聯舟秋雲登閣寸心獨結片語扣扉金石有銷  
此誼難泯矣足下奇氣踈鄙鄙人何幸得以挹其光  
采而欣艷之而足下視我又骨肉而加馬則何報哉  
則何報哉玉華一別冒暑西馳古驛夜蛩孤菰兼發  
四顧寂寞誰與為歡是時足下已捨舟劍江之濱飲  
馬金陵之渚矣柰之何其亡姪也今已幸過清流羣  
首頗戢再五日抵汀月朔還轅矣屯署竹空可無斗  
酒待我乎



報子與

屢屢使命裨將來。又辱書抱讀臨風碧雲秋色侵人  
矣。足下須命毛穎先生數百坐石上待我二人題石  
也。羣酋數日頗戢。又費郡中牛酒以為父老憂。使君  
有罪執漳南君既未到。干旌便不勞遠出。遲我碧雲  
可矣。

報黃黃門

自足下釋承明之歡而鄙人遂亦南播窮塗之嘆。彼  
此鈞之矣。在遠日結于衷。乃今只尺。願未及貢一言。  
往訊者征軺軋軋餐榔闕山寔奪之非敢忘之也。足  
下不加讓責。願惠我好言。重之采綺。其感其愧。紛然  
交錯。何以請而解焉。足下金馬上彥。抑之雲霞。無論  
蒼生不能釋之。即所誤述炳于古。无疑也。鄙人即  
不肖。可使竊聞。万一乎謹。因使者以請。

報阮中丞

自公北行。泪未嘗一日不垂。下也。道途遠。驛使  
希濶。日遲。北音不得時。七軫結道。經樵川。得報。乃知  
聖明果察公之寃。而薄遣之。歸矣。是夜徙倚。嘆慰。營  
營至曙。我公辛苦戎衣。日月長矣。乃得輜。外東山一  
蘇息之是。聖主之恩深矣。謹遣一介。恭訊起居。

報頰使君

別公一月矣在闈中日會徐使君則未嘗不口口足  
下高誼至竟其酒也心搖也嘗依劍津之上即廣陵  
明月反踈之矣以其故何哉督臺還轅而足下尚未  
訟事則九日烏石之會可破積也個昨出手足耳目  
俱紛也矣燈下扶困具數語惟公諒之

又

昨題尺牘往訊待發矣乃公幸惠然遣使辱之瑤札  
累函情意深厚俯仰人世大如我輩者誠難哉誠難  
哉即出示徐使君未嘗不嘆息弥日也金轅華覆愛  
我愛我敢不冰佩微躬以表長者之賜使還謹比鄉  
再拜寓言奉謝督臺談城事冀公速臨惟公留意焉

報查太常

僕之南也即去我公萬里且暑寒而易衣矣願公愛  
之著於鄙心猶一日也日對唐公即對我公而公之  
書來輒目召而竊觀之未嘗不齒我而骨肉我也則  
公之於僕乃亦不一日忘哉僕自入閩日困戎事櫛  
櫛關山餐沐風霧蓋未浹旬休衙也以此耳目手足  
靡不被病髮亦稍也短矣偃蹇不自得輒欲裂纓走  
公何惜片語而不使麋鹿之性得望豐草而嬉乎昨

讀越書知令姪高列因嘆公家之德澤長也二公子  
註燕闈當更得意恨不得燕書讀之徐使君徃致區  
區北望軫結

報汪水部

別而南再授衣矣北睇金堊白雲垂念諸故人並  
馬聯席抽藻何啻壺嶠也万里之外目睹戎戟擲沐  
閔山蕪之風露漸成病子矣子与入蕪臺公聚首故  
人亦有遐心乎艸上附訊道遥緒長臨風悵惘

報諸吏部

各冬奉報牘便宛然從公游也願以万里之外又黠

然增結芙蓉龍並列榮問日新宇內賴之何問僕者  
入閩以來擲沐風露且時上負戟矣天上知已曾有  
遐心乎歲事漸搖落附訊起居唯為蒼生加愛

報李明府

臣束髮學語時則嘆公之於家君何驩也雖未得執  
經儿杖亦辱庭教之矣公雖去敝邑日遠願其遺教  
猶炳上在目也則臣之幸竊章服非公遺教人事參  
差缺然訊問客秋道左又未獲展覲龍門公不棄乃  
以遠書厚貺辱之數函拜命意沾上喜也已而把讀  
迴環慙焉與念公今白髮僕亦狀夫二十年間定

陳迹矣。因與叔氏道舊談往，俯仰長嘆。公起居勝矣。即又有諸公子奮翼青雲，豈不愉快得意哉！僕偃蹇乖時，不即引去，耻為公談之。他日卜築西湖，幸有公作主，當不大落莫也。家祖家叔薄遊名邦，朝夕於公者至深矣。叔婦附此具謝，兼布積悃。會有遠役，詞不宣心。

報學士李公

徐從事回閩辱札，蕪之雲綺，再拜啓。函油然骨肉之念，至過徹止，而有懷則知公之於僕，未嘗一日不置諸念也。感激裴回，潛然隕涕矣。自惟幸侍長者之側，辱忘年俯交，微言駢語，動及心腑，獨愧僕蹶蹶鄙拙，雖自諒無他，然有負長者之愛至多也。而我公猶委曲成全，霽情僻遠，草木尚可德感，况愚父子亦嘗聞長者一日之教乎。此僕之所為拊心而增結也。頃者上春日隆，異當有新綸詞林盛美，區宇被華，何問桑梓哉。遠方小吏，日就沉淪，唯公餘光拂之，甚幸甚幸。

報學士董公

一別載離，寒暑雖天上金莖高遠，寥廓鄙陋之心，則固日伏上焉。蓋唯知公之念我，不自知其分之卑也。張使至我，公不棄辱以緘書文采，巨麗厚念盈楮，三

復長嗟蘇隕涕夫薛高諸子所為偃蹇流落卒成其名者以其才也無其才而有其累世莫不笑之而公何取焉公又以漢時諸公莫不外歷藩郡其意若以愉臣者益令人悚上愧心也然而公之委曲念我至夫至矣肯被齒髮何能一日忘我公哉公以命世之才受知 聖主寵綸日新繁錫雲縟天下之士莫不快之辟則鳳翔于郊而百鳥振羽各欣其類也然則臣 偃蹇流落而得幸覲詞杯之盛歌頌鼓舞亦足以自樂矣唯公終念之

報余德甫

僕之登鉤臺而南也問足下方視牆天台只尺缺覲固歎哉足下何日復之長安昔者素衣今復何似知五陵氛垢不能上足下衣袍也之子沉淪時上為人誦之足下勉之矣子與入燕夜談時倘念三三子萍散也得無長噓譟酒子僕之狀子與盈抱矣足下好須問之恐益令足下嘆也便訊起居歲寒自愛

報方武庫

別公而南歲月豈渺哉願自入閩我報日棘即手足耳自靡不從之尺牘難題寸心獨結公不棄我三遺我書七言二章情詞兩絕令我讀之泪淫上下矣即

欲具一書謝公會無入燕者即有之僕且以戎事日  
驅萬山中不相當也願此心何曾一日不念公乎八  
月郎君顧我翻上青雲之器也欣握之如覩我公馬  
且携四絲邊我出公書哀中意悚上甚也僕自十月  
視事即入汀歲除還邸過元旦則又從御史行部五  
月還邸爲夷苦之七月復入汀一歲之間征衣不旬  
解矣以此不能爲訊尊公非忘之也今且遣一介上  
壽唯公憐察

報何中丞

僕不才每不敢自棄於賞時之賢人君子如明公者  
既幸竊首署之誼得奉履馬之光明公不棄其愚而  
時上教之斯稱奇遊矣世路多岐未能率教關山無  
極嘆仰徒勞明公不棄迭儼然辱之以書三嘆高深  
况之海嶽日台垣出鎮閩府西江風采謨猷沛然雲  
布大業炳焉豈不與日月並垂哉竊在下風何勝鄉  
慕僕之碌上偃蹇無所比數不足爲明公言之獨南  
康司理吳君者僕之同志友也其人高雅取忌唯明  
公留意焉

報顏使君

日來雖時未教談終爲俗格所泥者心快之矣

公必謁院晚出頃之門卒執干旄出城矣乃益恨  
公急金陵之約乃棄我哉運苦夜讌令意汶上不快  
計公是時方醉吳酒抱卽夜嬉也夜來奉牘知公念  
我見懷一草情詞精絕卽老杜暮雲春樹之句何加  
馬行當奉和以申遠臆更語因院牒促先公行二日  
進矣

報顏使君

昨往二緘方以疎訊為惧累奉平牘臬言上讓矣  
興少府一牘更急豈遂棄我哉令人手繞上不能持  
也兩歲盜發而他藩悉委之聞卽其言行遂至官耳  
乃當再拜謝賜公僅當今歲之出卽他藩報軍書不  
似徃急也公又何勤勤切切乎生所闕寂無耗或  
難僕言之足下其毋苦責

報子與

鄙人之再西也豈不甚幸哉名山片語便垂千祀至  
於深夜握手不忍鄙人之卽去而曲計全之其誼骨  
肉為淡矣獨畏左右耳目未展况嫂之恭此我兩人  
之外內固無所不至也但以鄙人之來令足下病至  
蹙容而去鄙人有罪哉馬首漸東孤懷欲結回首汀  
雲無任悵惘

報薛刑部

曩者覲家君金陵之墟則具言足下與游至驩即骨肉無易之也令人仰屋竊嘆以為高誼如足下者宜何所稱報乃以外吏不敢進謁諸京卿長者即夜移棹去而不得蒲伏門屏一布下惊顧所耿耿深矣入閩日提戈逐賊餐沐萬山中遂欲為一書北訊不得秋會象南君以華牘辱之握而談如覲足下焉已乃讀足下所賜書言言振我也即至不肖敢不夙夜象南君出其文詞示僕弟為一誦輒動色而起既已大奇之時時為人誦說此企馬牙也今果上第矣亡論是下之快之即僕之快不減是下也是下懷瑾握瑜摘詞談道為一時表重乃今又得象南君繼起益章顯視于今世固難哉固難哉象南君當覲足下邸中骨肉榮華樂何可支也謹附小狀申悃唯足下不棄有教言

報子與

已發石牛得手書知足下恙且甚今僕意忡忡而東也此乃夜坐積困稍卧閣蘇之當可勿藥矣漳南意懃僕何以當之謝書幸遣護戎速訊前途再為其述足下語往謝也軍儲所費幸即具牒一投僕可藉手



歸省邵延之間倘得握手甚幸顧恐無此奇也朝斗一章足下和之

報子與

樵川遣健兒入汀後二日抵順昌聞足下棘關之檄此何足云顧沾沾喜者以握手之難也故事聘博士至閔則守臣護入之既已延平而巡臺檄徃杉關人諸博士馬蹄不穿難矣如以官情柰何令人耳之足下建寧之役不必特馳月晦便謁過朔趨關至順也前議倘諧所遣偕使共抵省僕當具楮待之鄙事大勞足下然非我兄弟一體者安可措片語也李言勳書幸付長汀其護吏回仍取報書寄我

報子與

別足下十日方得抵省風雨泥塗備嘗之矣遙想茂陵肺病未嘗西望增結也金陵書到始知足下賜訊大人大人且怍且感亡論大人即僕復何當之哉謹西鄉再拜因使者以謝入棘近矣謹誠小奴理蔬蕘醕以待足下周宋督府迎送二牒幸命一護戎急馳之大人有家報二函附使者蚤寄幸甚鄙悰前緘已詳唯足下圖之

報子與

二使次第遣婦有報言矣宋督府視事例有賀且上之吏語鈞以托之長汀黃君蓋足下既東舍斯人不可金陵使者至未已遣一介遲千旄玉華足下既至則請留使者一二日待僕與足下面遣之未晏也

報子與

抵省遣健兒西歸寓之訊言已又三健兒至奉手書知足下時上念我深也碧雲一章稍易數字更稱奇絕周中丞婦山二章精麗俊偉逸氣翩翩薄雲矣周幸哉周幸哉知嫂東歸使者取道北鄉鄙心炎上如火第婦後日塵棘闈之後奈何哉胡從事受足下重

命婦即請之趙伯伯云督府已有成命難中奪之而楊伯佳大夫也乃云徐使君既有公牒請以易胡生者易之便與願使君又亟言胡從事乃三黃門姻也因起請再三趙伯者乃拂髯不答趙幸有後棘院楊伯署司僕當極力周旋之可矣四懷詩併汪生者奇哉奇哉我二人亦胡可少此詩也嫂婦矣聊為內侍者易數衣而不腆之儀因以獻諸伯翁

報子與

前是二日具訊一後婦矣二後尚留意欲有所遣一後病茲復遣之聞足下二十日同嫂夫人東也則大

善計是時干旄已指九龍矣揚伯顏憲時念足下僕  
更時上道足下感仰情胡從事不能以一日遣諸懷  
日言之楊伯揚伯遂具牒巡臺易其八牒今日且下  
揚伯者佳伯哉佳伯哉幸報胡從事毋悶也更一二  
日則顯遣一介之使候足下劍津之上矣

報子與

冠下之枉辱故署也即如崑崙之上遇羨門馬駐馬  
數卮竟為衙官促去何物浮名乃能籠人如此意甚  
然甚也已乃從臺史廟謁遂留齋沐庠中罷祀鷄鳴  
矣晨起軋上又從諸大夫折腰也欲啓鑰展謁足下  
足下能一出乎左國二種偶涉鄙筆幸足下藏之  
左逸其一錯篋中當携足之也

報子與

問足下北轅十日矣長安車馬雲翔而舉目無一知  
已者足下得亡短氣乎昔願玉華以開封謁帝獻  
吉諸公祖道陳詩而朱升之報績還亦有章園別紀  
足下何人哉乃不得並二子游也萬里之外令人快  
快耳臺使便附訊願言加飯以慰遠臆

報周憲長

八朔奉陪末議明公折節而心交之持盃灑翰動則

願我令鄙人顛倒如醉若涉殊庭從安期先生噴裏  
遊也豈不甚幸甚幸哉荷亭笑別蓋心旌搖搖與公  
共翔燕薊之墟矣從諸公時誦春闈王伯之句未嘗  
不拊掌太嘯如公在筵也知公已謁 帝歸郵日遲  
音告乃百粵掌憲之訊至矣羅浮先生日夜望公至  
豈知武夷使者乃大怨別也異日者公持大中丞節  
來督八閩戎事鄙人蒲伏轅門公毋恐我哉敝司有  
不腆之將敢附一言以賀

報尤憲長

別足下久矣每念足下高誼私心如渴也秋中令公  
子貽書知足下北謁 帝不敢報言冀得迴轅長晤  
不知足下乃枕苫而不也伯翁何故哉驚惻驚惻導  
岩東臺二公狀故聞之足下之言尤詳矣弟何能為  
不敢辱命草以先復顯遺奉慰不任區區

報德甫

吏回奉手書知足下念我深也即聞越只尺未通一  
訊何妨長憶我萬寇環省城焚劫者今六十日矣昨  
稍藏之海上餘者尚屯山南轅門羣校專操甲勒馬  
以待足下幸足下蚤至以長纓繫而報之以謝蒼生  
豈不可也明卿亦通一問否門隸再近軍機代候客

途溽暑願言加愛

○報方武庫

平舟之望既已奉訊言北鄉矣則又以為公之念我勤而僕之報公踈也無乃問者嗔不內乎然僕非敢踈也長安中書蓋自昔難之矣恃公諒我不然者僕何解焉公為郎久胡不調以公之不調知僕之折腰無已時也幸計吏萬一罷去為快耶不罷亦上書自罷耳他日五岳志成公其就我百花洲上讀之昨具不腆之儀起居尊公長者夏官大夫之題俟僕登龍而揭焉

報子與

自足下出閔月。仲上怍上。不能一日釋足下意。獨在  
之不知足下。乃奉尊公諱。痛哭歸越。也書來把讀。一  
泪盈裾矣。諸大夫靡不喟然興嘆。即臺史且亟上言。  
斯人去是河之厄也。尊公何恙。何竟不起。太夫人得  
亡過痛乎。是皆助足下悲也。第尊公八十餘老矣。又  
得被章服。將里中歎。暮不愈。焚麻松丘。執足下可無  
恨足下。扶而讀禮上。奉太夫人高年。以其餘撥采于  
古卒成大業。是又報尊公地下無已時也。僕擬春暮  
拂衣闕。鴈蕩訪天台。解笈天目之墟。濯手蒼雲之上。

侯爵尊公之墓上壽太夫人於堂而因與足下採焉  
穴歷西湖爭閫闔之舊宮采種蠶之遺事斯僕之上  
願也足下其掃逕而侍之頃以職事從臺史行部駐  
節延平日飲頽公之廬未嘗不談足下至釃駭罷酒  
也不腆之奠歆聞左右唯足下彊為大夫人加飧膾  
楮於邑

報周憲長

別後凡三拜華嶺則黯然悵情弋春中事碎之驚颺  
迅發而江山草木靡不改色者及其定也則江者自  
江山者自江山草木者自草木者自木颺不得終時之美

公之遭之亦公之未定之天也及其定也公者自公  
文章政事峻節雅度誰得而終揜之也公之擢粵也  
胥江公命僕言綉錯而函之自歲暮淹留至今矣蓋  
以戎故公其諒焉叔言文思當亦駿發悵道遠不得  
讀而快之公當何日出山所馳情於左右者如饑如  
渴也唯惠然有教言

報顏使君

公去閩三月乃僕之心累替矣蓋骨肉之情然弋公  
何日至楚何日發楚何日渡江何日渡淮何日抵燕  
也風雨朝夕若僕任之矣門者一書吏者一書成文

戰中語今亦不記云何要之皆歷寸心也自公去  
僕不復措一語公至長安當即拜新命斗酒相藉何  
地何年哉言之悲嘆諸所舊從纍上如雲僕目之未  
當不黯然悵情也健足入都聊附數語代訊三郎君  
近有音至否僕念之絕 何間公也

又

春中凡辱書委我尊公志豈以僕亦能不辱命哉四  
月奉部檄視事臬臺時夷大舉入寇集省城者萬也  
又屯掠六十日始去數百里白骨山起林廬一空父  
老泣曰自有閩以來無若茲慘者僕守西陲乃賊耶

日日攻西陲僕遣精銳數千走之奪得巨螺二隻五  
采爛然絕可作觥他日五湖當與足下大醉此君一  
笑耳足下教言教諸生古語諸生遇者五六十八  
其為虜未歸即歸而折支敗面者又纍上也此自僕  
命哉卧碑上與賊終始昨方解戎衣休沐正理前草  
使者復至不敢辱命謹下帷三日勒成鄙言一采足  
下實錄唯少年數十金亭長四十斤鐵棹俱前焉夫  
尊公儒者也即有之亦少年事不足重公况直書朱  
亥郭解語槩公生平也二子自奇願與公無當攻如  
左馬李杜並佳然不可以左即杜也足下以為如何



報子與

紹生去附志序二首書一首計中元抵越矣顏生來  
又奉手書沾上喜顏生不遠千里訪足下足下乃又  
深愛而極念之也而難哉顏生才又深沉有度汀館  
徐圖之不敢負委也家大人書來具言足下馳特使  
於金陵且有厚賚馬足下於我父子之間深矣顧安  
所報顧安所報唯心藏而口占之無已時也昨謂蕭  
生遂遣北訊元美會其病且僕亦日苦憲牘不得一  
閒為書聞元美尚在青州何也其於去就苦矣更有  
事越臺附此往訊秋炎甚想天目亦如之捐痛自愛

報光祿黃公

春中聞勳輔之召竊意師必歸謁封樹月日日北侍  
也後會戎事急舟上至六月而都運公來奉師彭城  
書乃知節旄徑自滁陽北也悵深矣書中念不肖絕  
甚而別諭勤切尤見師骨肉無已之情環讀之不知  
泪垂上下也今世愛我念我者孰逾師哉使者又辱  
賜賀感德愈深謹北鄉稽首附言申謝不肖鄙陋叨  
此重任悚灼久之蓋恐無以副師知已之明也唯師  
益教之有至望焉

報趙太僕

春初附尺疏黃公子具訊未盡區上入夏夷亂急矣  
遂久缺音告我公不棄乃惠然以遠書華幣辱之啓  
函奉教厚念盈楮抱佩悚灼罔所措之滁陽天下之  
勝而古今名賢之所萃止也我公名章麗藻雲霞並  
流即所列會編中者鄙人言上窺靡不洒然而快也  
公謂心力可到齊驅古人者蓋自謂乎蓋自謂乎江  
山詞賦並峙千古鄙人願得請益而奪業焉唯公諒  
之使者北歸謹裁具謝臨發數語聊布下悰公毋以  
詩讀之也秋氣漸高公其為蒼生加愛北鄉無任馳  
情

報明卿

曾叅戎二月來致足下書知官舍寥寂日惟瞽師語  
也蓋黯然矣讀足下詩又沾上喜昔謂詩必窮而後  
工有味哉有味哉三月朔觀計吏牘則足下乃又有  
謫命矣是日為足下頓足旁皇泣數行下天乎足下  
何罪而再遭之也即欲走一介訊足下武昌會倭遽  
至而環之蓋三月道塗始闢遂冉上至今也願此心  
何嘗一日不念足下足下再謫子與苦居元美近遂  
家居乃李生又久耕矣而獨僕折腰五斗不即去豈  
理哉日夜謀所以去狀不得則移病耳陳太叅公入

楚附此一訊

報方駕部

往歲九月具尺牘付徐汀州代訊已而聞其奉諱場  
吳也訝而恨者久之乃使鄙人別來感佩私悰竟不  
能一布之左右謂何哉謂何哉嗣是又值夷亂其狀  
難言之矣而道途阻絕北使希濶遂不能脩一詞道  
此恨恨尊公遣使投之三緘啓封而讀言上感言上  
愧也時事一書尤峴遠畧行將為二三大夫誦之我  
公坐籌九邊胡馬不敢南牧矧茲醜夷固宜其宏策  
炳也鄙人不學辱諸公以貴鄉二三子付之鄙人

在在哉幸公遠惠至教敢不夙夜尊公復有厚賚於  
鄙人鄙人雖不敢拜命頽心藏之矣郎君雋朗固麟  
鳳之儔也鄙人何敢以諸生視之謹附數語奉謝鄉  
者一書併致以見區上唯公諒焉

報謝山人

一別八年矣人生幾何堪此睽隔每與二三子持手  
對月未嘗不念我公即公高居獨吟當亦不能忘情  
二三子也于鱗久耕明卿再謫子與元美並奉家諱  
南嶠時已逾數暮矣獨僕以五斗不即去然念上漁  
樵恨不旦暮往也近家君卜築金陵之墟將遂家焉

公能渡江而南而僕因解紱從公闕天台眺鴈蕩下  
西湖登席丘西睇匡廬南浮瀟湘以盡平生之所卧  
游而未得者何如哉公既老僕之髮亦稍上短矣嘉  
時不再唯公圖之槐亭李公與公有傾蓋之雅謹附  
尺牘代訊懷公之情一見之詞惟公一一為我酬焉  
報子與

隔旬臬吏有事于越附尺牘命之天目訊足下書及  
訊語啓函讀乃知足下有顛使於金陵而家  
大人感足下高誼無已時也足下念我戎旃戎  
旃即苦願不若二三兄弟放逐驚憂種上甚也每一

念之不覺泣下莽上宇宙安所投足哉足下以太夫  
人故不出僕不敢謂足下語非也家大人以倭故近  
日買宅鳳臺之東將定居焉而二婦諸所從者行將  
盡歸之則僕之進止便也奈何以一學掾而負此千  
古足下以為如此元美處日夜念之無一介可任黃  
少府疾足謹遣之代訊足下足下如以為可任則北  
之且令歸塗東之齊一訊李生也昨觀王生病疏痛  
心哉痛心哉百凡足下裁之

查得書部內數葉字句多訛因在閩中倉卒磨  
刻未經對校且原稿門生收去無從改正

告

明宗子相集卷之八終



明宗子相集 四庫著錄十五卷提要云卷目與明史藝文志  
 合此嘉靖三十九年子相沒後閩之門人黃中等所刊前有巡按  
 福建監察御史樊獻科序稱其卒年三十有六門人哀所遺詩  
 文類次成集凡詩四卷文四卷與王世貞撰子相墓誌銘載門人  
 次生平著述凡十條卷梓之者不合蓋此刻為其沒時最初印  
 本墓誌言十卷卷共乃傳閱之也 四庫著錄十五卷之本則後  
 人依詩文編款分卷非所刻有少于此也周亮工閩小紀載子相為  
 閩督學卒于官僚屬生儒赴弔于靈几上得遺詩三百云四海相  
 逢盡卧龍龍江夜採芙蓉我今先跨晴虹去遙看煙岫第一

峰又一請人間四十年青山萬里隔蒼煙于今更返華陽洞千枴杖  
 花待翠鞭又長情一聲歸去來玉龍高駕彩雲迴獨留明月詩千  
 首萬里寒光燭上台此三詩集中未錄其一一滴六回四十年而不  
 公卅六年者舉成教也子相與李攀龍徐中行吳國倫梁有卷乃前五子  
 後增王翁毋謝茂秦為嘉靖七子詩文不既王李習氣然天才殊秀  
 吐屬風流撰要以此八字稱之誠為空倫故四序于後七子但若錄王  
 李宗謝四人之集而以梁吳徐入于存目不得謂之何好矣  
 光緒三十有三年丁未春春工之日葉德祥題記

